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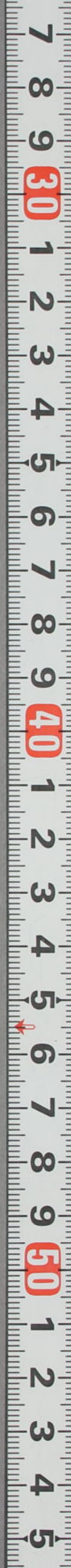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之八百九十
至九十二



13
849
289



明 4 3
冊 849
卷 28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游說第五

范雎字叔魏人秦昭王使王稽於魏王稽載雎入秦
曰雎天下辯士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
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
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

數國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華一作葉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君皆昭王同
 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
 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
 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
 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

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懋賢而要不足以
 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
 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前邪且臣聞周
 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縣藜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
 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
 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
 侯不得善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
 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捨之款則
 少嘗之雖舜禹復生不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

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一作

於王心邪亡其其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

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一云使持車召范

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

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終為曰秦安得

王秦獨有太后穰侯爾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

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爾若是者交踈

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

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

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

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孟賁成荆古勇士王孟賁衛人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漆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

首袒肉鼓腹吹篪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

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

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

髮爲狂無益於王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

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社口

裹足莫肯鄉秦爾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

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爾若夫

竊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愿先生亂先而存先生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生也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闕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

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觀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

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
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
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
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
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
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
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
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
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

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厚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
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
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
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
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衛綰伐魏拔懷其後
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
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
已天下有變其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如收韓昭王
曰吾故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

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
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使發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
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
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
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

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
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主之重決制於
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
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
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
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至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
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
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

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弊上以成其私
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諸大史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
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
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
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范痤魏人虞卿謂趙王曰人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
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
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

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彩於趙趙
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
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
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
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
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
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
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安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
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
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須賈為魏中大夫秦攻魏於華走芒卯入北宅魏會王五

年與韓會宅陽而圍大梁賈為魏謂穰侯魏冉曰臣聞魏之

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

十萬之軍拔郭郭趙氏不割而郭郭復歸齊人攻燕

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

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宋中

山可為戒也夫秦貪戾之國也而無親蚕食魏氏又

盡晉國戰勝暴子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

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但攻

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

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

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已願王

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之以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

見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惟命不予嘗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行而割

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許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自以天幸自為嘗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因楚趙之兵未至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

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矣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蔡澤燕人游學于諸侯大小甚衆聞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

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固不決及見之又倨應侯
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
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
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
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
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
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
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
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
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應侯和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
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
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而致治披腹心示情
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
爲秦擒將破敵地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
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

一云不
困毀譽

然爲霸王疆國不辭

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弗驕急若
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
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
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王
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
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
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
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
其君父爲侈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

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
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
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侈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
善蔡澤少得問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
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
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
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
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悖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
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
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
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王之威益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耀傳於千古君孰與商君吳
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忠
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勝私家之
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

危之語日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嘗
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嘗道也故國有道
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
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
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
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
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
用之有止故志不益行不驕嘗與道俱而不失故天
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

秦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一作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戰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趙韓魏而攻疆趙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甲臧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戰鬥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聞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兒會
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
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
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
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博縣於投
謂投投不必在行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
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
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

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

白公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

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

稱孤而有許繇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

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
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
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
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
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
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
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
世均不知何許人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均爲之諱

文信侯呂不韋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
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
而入之秦君今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
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
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
接意而遣之

其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
成君蔡澤於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
往相燕欲與其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
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

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
疆也其羅曰君侯何不決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
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
卿相燕而不肯行其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往之其羅曰夫項索生
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此矣君其試臣何
迷叱乎於是其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
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成墮邑
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其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
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其羅曰

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其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歿於杜郵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
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曰其羅謂文信侯
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
於始皇曰昔其戊之孫其羅年少爾然名家之子孫
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其羅說而行
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其羅於趙趙
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
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戊田宅賜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信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

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踧壩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室宗大臣皆言秦王曰諸

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爾請一切逐
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
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華一作菜強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
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織離蒲植
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
之女不克後宮而駿馬騏驎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

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瓊之

珥阿緇之衣錦繡之飾齊之東阿縣不進於前而隨

俗雅化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

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昭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昭一作韶今棄擊甕

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

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

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浮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

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

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

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

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

諫書達始皇始使人逐

至驪邑

得還

附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百九十九 二十

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以為懷王以從民望也

蒯通范陽人涿郡之縣也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

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

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

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

敢事亦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東方人以物爭地中為事今天下

大亂秦政不施施設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亦於

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復報也此通之所以弔者

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肯

使人侯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今將欲見之也曰

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

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

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後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

宜整頓士卒卒以守戰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

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

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嬰以城自繞也

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金以喻堅湯喻熱不可近也為君計者

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皆見也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

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言勝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

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戾印迎徐公燕趙聞之

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馬

趙廝養卒不知何名廝取薪者養養人者趙王武臣間行爲燕

軍所得間出高殺間隙而後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要却之令割趙地輸燕以

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圖求地耳餘患之張耳陳餘也

廝養卒謝其舍以辭相告曰謝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曰吾爲二公說

燕與趙王載歸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餘

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若汝也乃走燕壁走趨也燕將見

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

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

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箠也箠謂馬撻也

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之與主

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

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

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

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輕况

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提謂言相

扶持也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高祖初為沛公從碭北攻昌邑

未下西過高陽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

視高祖大度乃求見高祖高祖方踞牀使兩女子洗

洗洗足也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於是高祖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高祖

襲陳留高祖以為廣野君高祖為漢王三年秋項羽

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

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

滎陽咸臯計欲捐咸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

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

事不可成王皆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倉敖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

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譎卒分守咸臯譎卒謂卒之有罪譎

者即所謂譎也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

奪便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織

女下機耒手耕曲木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

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律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不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

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賢英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方併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紀於人之罪無所忘言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劄而不能授言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

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之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

陳恢為秦南陽守斷舍人

舍人親近左右高祖初為之稱史失其姓

沛公攻破南陽守齧奔宛沛公圍之守欲自到

以刀割頸

為到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

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乘登也謂今是上城而守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前則

失咸陽之約後有離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

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詣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

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

張同不知何許人事成安君陳餘初項籍入關餘棄將印去不從籍既封諸侯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

縣統南皮三縣以封之餘使同及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王為

天下宰不明今盡王故王於醜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

將善地逐其故王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於義當然

聞大王起兵且不聽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資給

也使擊嘗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猶為齊之藩屏

許之因遣兵之趙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擊嘗山大

破之迎故趙王歇於代

田生齊人史失其名高后時燕王澤為營陵侯田生游乏

資以畫好澤以計畫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

壽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

田生曰弗與矣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君數

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親父也具舍具也張卿往見田

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辭乃屏人說張卿曰

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后雅故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謂翼載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大后春秋長言年老也諸吕

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吕后又重發之重難發其

也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
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為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
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
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
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
太后女弟呂嬃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
為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雷出關太后果使人

追之已出即還

公孫瓚齊人景帝時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齊
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得立嗣濟北
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瓚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
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瓚遂
見梁孝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
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裂一云四分即交五而裂如
也田字田字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為奇怪云
以待難也言權謀勁力既不能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自全故墜言於吳也雖墜
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

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

存易亡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

齊畢濟北歷過畢盡收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

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歐白徒

之衆練選也白徒言秦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

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半步日此

解土分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

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區區小貌是以羊犢之弱而扞

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撓曲也功議如此

尚見尚見疑於為為低首象足撫矜便有自悔

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

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

議者獨大王爾西山謂有及華山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上有全土之

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淪入也

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

北王得不坐徙封為淄川

高遂梁人景帝時竇嬰為太子太傅爭立太子事弗

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

士說莫能來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臣欽若等曰竇太后嬰之從姑也今將軍博太子太

用府元龜總錄卷之八百九十一

九

子廢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

而不朝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祇加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

宮奩將軍兩宮太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

請如故

後漢馮衍初為更始將軍廉舟掾及舟與赤眉戰死

衍乃亡命河東及更始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

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一云衍辟鄧禹府奏記於禹也日衍聞

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

之患以達萬機之變總實也幽冥喻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

萬機之變也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

變也

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

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

東郡之師王莽居攝元年崔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擊之繼以西海之役

王莽居攝元年西羌厲恬傅播等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竇况擊之巴蜀沒於南夷緣

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拏未解兵

連不息拏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賦歛愈重眾彊之黨橫擊

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竝臻父子

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

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籍

駘亦作踏也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

禍存元龜總錄部

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也皇帝以

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嚼血

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王莽末下江兵文武

關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捍之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

滅無道一替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

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

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惠願樹恩

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易也然而

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

室屋掠其財產飢者毛食毛草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

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絕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

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

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

規摹不可空自清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下之元功

潔徒約束修身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爾猶有申伯名

虎夷吾吉甫攘其蝨賊蝨賊食稼虫喻姦盜侵漁也安其疆宇况

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

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邲

鄆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邲鄆謂玉郎也而大將

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爭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并陘關也一作石陘要害之塞故日各關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兵甲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

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大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淵泉之慮暨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識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行爲且受使得自置偏禪乃以行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

申屠剛扶風茂陵人王莽時避地河西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

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

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

下隴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

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

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

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

疑如是卒有非嘗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

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至豫言固嘗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

及是以忠信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置

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書

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

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

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

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

廟廊之計廊殿下屋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廟廊之所既不豫定動軍發

衆人不浮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

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

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無窮則變生

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

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道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遣子恂人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

馬援為隗囂綏德將軍建武四年隗囂子恂居維陽光武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援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

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莫南天水冀縣寂無音驛援問還長安

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李孟為天下表的表標也言為標準射的也嘗懼海內切齒思

相暑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

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聞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

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

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

妄作

三木桎梏及械

自同分羹之事乎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一孟而攻拔中山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

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

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

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

爵

愧猶辱也

今更其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

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為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

低頭與小兒曹其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

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游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

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其說季孟若

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

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

豈有知其

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

萎腰粟弱也

及今成計

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以食為諭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

君叔來

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嘗獨為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

賜報廣竟不答

周愨靈帝未爲侍中董卓議廢立司隸袁紹不從卓怒紹出遂亡奔冀州愨與城門較尉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嘗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令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郡鄉侯

高幹陳留人袁紹旣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

韓馥起兵誅董卓馥軍至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襲馥紹因馥惶遽使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蒙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

之重資若兩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
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
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
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勿有疑馘素性
懦怯因然其計
魏程昱漢末爲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
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
不動呂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
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及唯有此三城
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浮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

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
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
亂英雄竝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
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
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
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爾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
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
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
患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惟君詳慮之允流涕日不敢
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

兵守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載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黠布棄南面之尊伏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

王粲山陽高平人既依荆州收劉表表卒粲說其子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故人各有心爾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嘗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徃徃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

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黎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太祖辟為丞相祿賜爵關內侯辛毗字佐治潁川翟陽人隨兄評從袁紹紹卒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

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

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
袁尚字顯甫 兵革敗於袁譚字顯思

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竝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弊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雅有言取

亂侮亡况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行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威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蜀諸葛亮初先主居荊州先主爲魏太祖所追至於夏口亮請奉命求救於吳孫權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

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遠事之亮曰昔田橫齊之壯士也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之若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孫主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然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掎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說此

難平亮曰豫州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乃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悅卽并力拒曹操曹公敗於赤壁

吳未治爲安國將軍大帝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賁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

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主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較仍關隸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未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去將軍有累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怨於外婦歎乎室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

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劃同氣之膚
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異圖失機毫釐差以千
里豈不惜哉賁繇此遂止

李衡爲諸葛恪司馬魏將胡遷等南伐恪使衡往蜀
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亦
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
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
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
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晉顧榮爲大傅東海上越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

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
州分置子弟爲列郡牧禮豪傑有孫劉鼎峙之計假
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嘗以恭遜自
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
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
有石冰之寇人物尙全榮嘗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
以存之爾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
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
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
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

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
盡以委之

劉敷爲司隸時王彌入維百官殲焉彌以敷鄉里宿
望故免於難敷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
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
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
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
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嗣
通有言將軍且圖之彌以爲然使敷于青州與曹嶷
謀且徵之敷至東阿爲石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

而大怒乃殺之

毛寶爲廬江太守蘇峻之作逆陶侃溫嶠未能破賊
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
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
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
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
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
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
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
湖熟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

劉牢之鎮京口安帝元興初朝廷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時會稽王世子元顥遣使以討玄事說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禁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顥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剡州桓以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彈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也

白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閭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戾漢則徃徃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全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筭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尙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

劉敬宣牢之將也

宋王誕爲會稽王世子元顥長史及桓玄得志徙誕

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
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
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
所識情味不淺若得此歸必蒙任寄公私濟會厚恩
愈於停此空延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
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
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爾於是
誕及隱之竝得還

後周柳帶韋初爲太祖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
封侯蕭修守南郊達奚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
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
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
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
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
榮慕利此生人嘗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
以觀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福之計家家
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
喪亂社稷無主盡思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
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
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民歸命下吏免生民於

塗炭全髮膚於孝道 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
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修然
之乃降魏

唐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黃君漢守據栢崖
義玄往說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
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
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
時歸城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卽與義玄歸國拜懷
州總管府司馬

王君愕洛州邯鄲人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

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
撫納遺賾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主
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
糧恣行殘忍所過攘袂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
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
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人定關中乃與君廓率
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

魏徵初隨李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
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尙爲密擁衆
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

游說六
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
馳雲合霧聚衆數千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
于維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
旄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
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
天之乃睽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已
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烏合遣散據守一隅世充
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
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
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

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賈
猶豫童子先之知機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分爭之
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兇狡之輩先
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勳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
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

岑文本隋末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于荆
州大收時望署文本中書侍郎及河間王孝恭之逼
荊州也銑問計於文本文本勸銑降從之時官軍據
掠城中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無道羣雄鼎沸海內
懷生想望真主今蕭君歸命者實望去危就安必若

縱兵剽掠城中誠非王師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之外
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署爲荊州別駕

馬燧沈勇多智謀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
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雒京必當
夷滅何不建不伐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延玠拔
其根抵祿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
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
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

賈林辯士也德宗建中末王武俊僭建國稱王以嘗
山爲真定府澤潞節度李抱真使林詐降武俊林至

營曰是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
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
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
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問失意
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失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
將尚知有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古
東連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
憚歸國家與諸軍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
降恩滌蕩僕首叩歸國不從者予以奉辭則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及涇原

兵犯闕德宗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入澤潞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之林復說武俊曰令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因不可圖也且戰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卽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走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林復說武俊曰大夫異拜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漢心幽險王室強卽藉大夫援之卑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異國唯趙魏與燕爾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修臣禮不從卽爲攻奪比時能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

祀我尚不臣誰能臣田舍漢繇此計定遂南通好抱真西連和馬燧興元初武俊削僞號授成德軍節度使兼幽盧龍兩道節度時朱泚遙用滔爲僞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廻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維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尙反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下而益甲

數萬張孝忠見貝魏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
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完耶若閣下不利則貽義軍
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貝魏未下孝忠未附滔
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此計就即震聲開中京邑
可坐復鑿與反正公自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
後唐周式在梁時為鎮州王鎔判官光化三年秋梁
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鎔定縱其軍燔鎔之關城鎔謂
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式有口辯出見梁祖梁祖
盛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弁汾違盟爽信弊賊業
已及此期於無舍式曰明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

義而成霸業返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梁祖喜
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
軍式請鎔子貽祚及大將梁公孺李弘規子各一人
任質于汴梁祖以女妻貽祚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二

夢徵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又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斯則
鼎府元龜

賦孫衣... 見... 魏... 必... 臣... 朱... 滔... 道... 連... 衝... 兼... 統... 遇...
旋長驅至此... 家... 族... 可... 得... 完... 耶... 若... 閣... 下... 不... 利... 則... 貽... 義... 軍...
得山西河朔地... 盡... 入... 清... 今... 乘... 貝... 魏... 未... 下... 孝... 忠... 未... 附... 濟...
與... 昭... 義... 合... 軍... 破... 之... 如... 接... 遺... 此... 計... 就... 卽... 震... 聲... 聞... 中... 京... 邑...
可... 坐... 復... 鑿... 與... 友... 正... 公... 自... 勲... 業... 無... 二... 也... 武... 俊... 歎... 然... 許... 之...
後... 唐... 周... 式... 在... 梁... 時... 為... 鎮... 州... 王... 鎔... 判... 官... 光... 化... 三... 年... 秋... 梁...
封... 贊... 于... 於... 梁... 脈... 以... 友... 妻... 卽... 報... 其... 軍... 燭... 鎮... 之... 間... 城... 鎔... 謂...
軍... 佐... 精... 銳... 于... 卽... 報... 其... 天... 祿... 梁... 公... 肅... 李... 茂... 賊... 于... 各... 一... 人...
臣... 友... 姪... 而... 煥... 文... 曰... 前... 言... 魏... 文... 且... 昭... 遂... 軍... 卽... 賞... 籍... 以... 隸...
美... 而... 如... 霹... 業... 豈... 浴... 霖... 其... 醜... 近... 天... 下... 其... 階... 公... 神... 梁... 斯... 禮...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二

夢徵

周禮有六夢 一曰正夢 二曰噩夢 三曰思夢 四曰寤
夢 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 又詩云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 又曰牧人乃夢 衆維魚矣 旒維旗矣 斯則
夢之徵矣 是知禍福無門 在祥應而斯顯 吉凶有象

考虛實之彌彰按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所以黃帝悟吹塵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臯陶成湯占鼎而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享其齡壽孔子識其云亡至於晉霸得天楚傷中月曹因社滅鄭以蘭生叔孫之得豎牛簡子之聽廣樂夢徵所至於焉可知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

有姓力名牧者乎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囑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堯爲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臯陶母升高丘睹上有白雲如虎感已而生臯陶堯聘索狀母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商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爲勝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伊摯將應湯

命夢乘船過日月之芳

高宗夢傅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妃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門間梓化為松栢械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

命于皇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

夢帝與我九齡

帝天也

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

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

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

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

以憂勤報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爾三者明傅業於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

曰虞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

王封之於唐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曰色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

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

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

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

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

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

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日誅民疾君之後也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吾不忍侯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謂天也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府藏書之處

而後世

皆曰上天穆公

晉文公救宋次於濮城晉文侯夢與楚子搏

搏手搏楚

子伏已而監其腦

監楚也

是以懼子犯日吉我得天楚

伏其罪吾其柔之矣

晉侯土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寤

見事宜故懼言以答夢

子玉自為瓖弁王纓素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

已日畀余余賜汝孟諸之糜子玉不與而戰敗

子玉楚大

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爰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

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

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官及趙武

而復鞍之戰

晉韓厥夢子與

厥父也

謂已日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

齊侯邴夏日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日謂之君子而射

之非禮也射其左鉞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
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

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其福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

也趙氏之元祖也八年首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巫晉邑

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鑿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

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

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造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也連針也公曰良鑿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如廁陷而卒小

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

為殉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晉大夫占之曰姬姓

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甲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

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

養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殺方以一矢

復命

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已瓊瑰

食之瓊瑰王瑰珠也食珠王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下滿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為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脹

而占之日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二年

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

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晉大夫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

文公欲以應夢

齊侯伐魯北部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殺者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見梗楊之巫臯梗楊晉邑也在太原臯巫各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亦夢也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王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遲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公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獬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及及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對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聞其名號之曰牛口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

豎豎官也傳言從夢未必吉

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官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

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之中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墟縣

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耳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殺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

蒞之胥彌赦占之赦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

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

立焉公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門已為烏而集於

其上喙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乃得

立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儉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穆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

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

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

鄭殺大夫良霄伯有也在 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 或

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

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 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

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 余使

鞅之孫圉與史苟相之鞅孟縶弟夢時元未生 史朝亦夢康叔謂

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錡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

成子告之以夢夢協協介也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

之歲在二 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也也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

辭遇屯震下坎上也 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嘉善也 遇屯

三之比坤下坎上也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

疑焉周易曰屯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各元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 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可不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 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 嗣

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

而建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

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太誓曰

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

弱足者居

跛則偏弱居 侯主 其家不能行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

所利不亦可乎

孟跛利居 兀吉利建

故孔成子立靈公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泉丘 魯邑

遂奔僖子

其僚從之

鄰女有僚友者 隨而奔僖子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

相棄也

二女自 其盟

僖子使助蕞氏之筮

筮副妾也 蕞氏 之女為僖子副

妾別居在外故僖子 納血自艾令副助之

反自禘祥宿於蕞氏生懿子及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字養也 似雙生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轉宛 轉也

且而日食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 謂咎在也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也 夢非日

食之應故釋日食 之咎而不釋其夢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日有變日在辰 辰故日以庚辰定

四年十一月 庚辰吳入郢

日月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 周十二月今 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

而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

譎變氣也 庚 午十月十九

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日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 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

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其入郢必吳火勝金 者金為火尅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如晉

請納 公

夢太子癩即位於

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平公元 公文

且台六卿公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父兄

父兄謂 華向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搯拊所以藉

幹者

揭拊棺中苓牀也幹骸骨也

請無及先君

欲自貶損

仲幾對曰君

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

昵近也降宴謂損親近聲

樂飲食之事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

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

死君命抵辱

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

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社宮社也

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

振鐸曹始祖

且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及

曹陽伯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

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邦

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宋公將

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宋大夫

曹人詭之不行

詭詭也也不行殿兵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

以歸殺之

終曹之夢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蕞啟強來

名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

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齊景公困於柁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而
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
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
葬之命曰五大夫立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
五頭同穴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又景公舉兵將伐
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大夫立而怒其怒咸盛公恐
覺辟門召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大夫
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識其
名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請

名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
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
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名祝史晏子俯有
聞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
陽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
請言陽伊尹之貌陽質以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
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兌
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
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爾矣
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

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
 菑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之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殞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殞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夫明主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
 死蓋寢疾七日而沒

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

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蔡母遂曰陵若
之草其華紫命

乎命乎曾無我羸蔡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
時人莫之已貴盛盈端也異日

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納其女姓羸方言曰姓美色
吳有縮姓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
云內其女曰姓

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孝成王夢衣偏絮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
 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絮之

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
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其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
降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禍

秦始皇夢與海神鬪如人狀乃令人入海齋捕鉅魚
具而自以連弩使大魚出射之遂並音海西至平原
津有病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顧
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鄱通衣後穿郎夢中
所見也因而寵之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

冤日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顧知太子惶恐無
他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
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呂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
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
察之王終不改

韋玄成為丞相奏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歲餘玄成薨

薨字下二字犯太 匡衡代為丞相成帝寢疾夢祖宗

謹罷郡國廟帝少弟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

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磨

文師古曰鑄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譴責遣虎賁

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

師古曰以斧砍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酒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

令輕車較尉居其中又令中軍比壘居高寢

後漢公孫述將僭號夢有人語之曰八么子系十二

為期竟謂其妻曰雖貴而祿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

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王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屬後溺水

死時年二十餘史無官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

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

纓屣屣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求歸黃泉如未

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赴之

鄭玄詔徵不赴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玄論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

也此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

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疾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周磐字伯堅爲重合令棄官還鄉里歲朝魯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疾忽終

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果至司隸

蔡茂初爲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

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關若其補之旬日而茂徵爲

三公

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緩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言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爲袁紹所圍夢薊城摧果敗焉魏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

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後至衛尉封安鄉侯

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鷄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楮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改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後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

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若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長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虛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玷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嘗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嘗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載爲何晏所請果

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特
 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
 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
 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
 引鑒成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
 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而而盡二難之道可謂
 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
 具以此言誦舅氏舅氏責輅言未切至輅日與死人
 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
 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太祖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至日司
 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既而竟遷魏鼎

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日
 視吾面僂視有異於嘗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錄
 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

詔日間側息望到到便並排闥入視吾面宣王大遽
 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引至嘉福殿臥內升御末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
 王手日齊王日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
 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日死生異路我生
 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
 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名為泰山令願母
 為白侯魯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
 以白濟濟日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日我

夾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
口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
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謁驗之遂道
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濟曰雖云夢不足
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入太廟
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
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言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是下言阿
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
阿曰願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

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
阿心痛已時傳阿崩口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
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
轉為錄事矣

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
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
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
宣王所誅

皇甫謐累徵不起夢至雒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
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

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謚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未幾爽果敗

鄧艾爲征西將軍留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於虜護軍爰邵邵口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蜀關羽爲盪寇將軍督荊州事初出軍圍樊夢猪齧

其足語子平日吾今年衰矣然不得

魏延字文長爲前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商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入曰角之爲字刃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爲楊儀所殺

蔣琬爲廣都長衆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反鼻公室之象若位必當

至公大吉之徵也後為大司馬

何抵字公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

非井中之物會當移直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過

此抵笑云得此足矣後為犍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如

直所言

吳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公字十

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所夢

朱壽占夢不失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

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

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袁

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

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

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

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

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

崖閣飲氣而卒

索統為郎中避世晦跡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

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水下人語統曰冰上
爲陽水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
事也君在冰上與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
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
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成婚焉
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
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
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墓
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
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

舉君二棺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
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
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
當生男終如其言朱桷夢內中有一人著朱衣桷于
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
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俄而亦驗馬黃平問統
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
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其大角朽敗小角有
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

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純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純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純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純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泥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

酒

張華爲司空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鄰作被害

陸機爲平原內史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征河間王顯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寃戴洋爲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雒夢神人謂之日雒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楊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王敦爲大將軍舉兵向建業兵至姑熟明帝陰察敦

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
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
帝云敦初殺刀協後病殆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
見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苑
楊雄爲春陵令王敦作亂雄起兵禦之爲敦所執敦
將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
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
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張茂爲吳國內史沈充之友也茂與三子竝遇害茂
弟盜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盜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
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都而不
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
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王導子悅爲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
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
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
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
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
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
絕

温嶠爲驃騎將軍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毀犀角而灼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灼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鑑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鑑者捍禦之器節下當進位俄加平將軍又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都督入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伺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羅含字君章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至長沙相中散大夫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哀策謚皆珣所草

謝安爲太保有疾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至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俄卒

王恭爲安北將軍鎮京口舉兵以討司馬尚之王愉

爲名司馬劉牢之諫不從而恭夢牢之坐其處且謂
牢之日事平以卿爲北府牢之後叛恭誅果代恭
劉敬宣牢之長子也知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思
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中郎又爲桓
玄諮議叅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
夢丸土而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我當
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
謝擒爲臨川太守無寢輒夢聞鼓吹有人爲其占之
曰君不得生鼓吹當死鼓吹爾擒擊杜歿戰歿追贈
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前趙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
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且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
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
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
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
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
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願陛
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
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旣
而曜戰敗爲石勒所擒

後趙石虎晝寢永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
東北土高丈餘木生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澄曰此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其後果驗

西涼張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
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聞遂經九日而卒

西涼李士業之將敗也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
公衣帻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斲言
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卒

前秦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
之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

驥將軍健翼日爲檀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
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
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繼門東東海苻堅封也
時爲龍驥將軍第在雒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
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苻生夜坐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
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及汝門惟先覺
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
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

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
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
越王俄而殺之

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擘覺遂痛惡之曰死胡安敢
夢生天子使搯之數其罪鞭其屍投之彰水俄寢疾
而卒

後秦姚萇^義之弟初從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雠
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
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啻或能大起吾族
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

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
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
餘竅而驚悸遂患陰腫鑿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
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後蜀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月門升
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
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嘗言吾二子
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也蕩竟前死

後涼呂光討西域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
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

南燕慕容德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
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
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
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
人爵二級其月死

